

纳木错最险峻的悬崖就在我脚下，西藏的终极美景就在我眼中，蓝天、白云、雪山、圣湖，所有的一切好，就在我面前。

纳木错的那一边

——“车轮上的行囊”之二十九

□黄俊生



心在路上

在当雄县与班戈县之间的羌塘草原上，有个让无数人心甘情愿放慢脚步的地方，她是藏民心中的神女，西藏三大圣湖之一，世界上最高的盐水湖，她的名字叫纳木错。

纳木错之美，美到让人无言，美到让人流泪，美到让人如痴如醉，披发跣足、放浪形骸。也许，上帝被藏北羌塘草原的梦幻神奇所倾倒，被羌塘草原上色彩斑斓的游牧文化、丰富多彩的远古岩画、象雄古国的神秘遗址、格萨尔王的传说故事所感动，在这海拔4700米的高原上洒下一滴泪珠，化为纳木错湖。因而，纳木错湖是上帝的一滴眼泪。

有人说，这只是文艺青年的诗意图象。但自古以来就流传于藏北草原的一则故事，却比这想象更加浪漫更加忧伤：很久很久以前，念青唐古拉与纳木错是一对恩爱的夫妻，那时，藏北草原正处在冬冥神的风雪严寒笼罩之下，念青唐古拉不愿忍受风雪肆虐，奋起反抗，与冬冥神大战三天三夜，被击倒昏迷不醒。放羊姑娘羊卓雍错救起了他，而醒来的念青唐古拉却失去记忆，与羊卓雍错结为夫妻。忽有一天，念青唐古拉记忆苏醒，想起深爱的妻子，便不顾一切地去寻找纳木错，可纳木错早已不堪相思之苦，将自己化作一汪痴情的泪湖。悲痛欲绝的念青唐古拉化为巍峨山脉，守护在妻子身边。而放羊姑娘羊卓雍错登上乃钦康桑山，看望这一切，也悲伤地从乃钦康桑山上纵身跃下，化成一汪清澈碧绿的湖水。神山圣湖，相依相偎，守望前世姻缘。

纳木错原是中国第三大咸水湖，后罗布泊干涸，纳木错便成第二大咸水湖，仅次于青海湖。不过，前几年科学考察发现，纳木错西北边的色林错比纳木错大了三百多平方公里，于是，纳木错又回到老三的位置，不过，这并没影响它西藏网红景点的地位。

许多熟悉纳木错的游客，目光都放在南岸的扎西半岛上，因为，旅游大巴会不由分说地径直带你去那里。而湖的北岸，藏北草原的深处，却是一片未被开垦的旅游处女地，“圣象天门”，这一大自然鬼斧神工杰作，就深藏于纳木错那一边的恰多朗卡岛上，不为游人所识。打个

比方，如果说扎西岛是一位体态丰腴、令人销魂蚀骨的少妇的话，那么，恰多朗卡岛则是体态婀娜、让人无限遐想的少女。

我们从那曲出发，经过317国道，深入到藏北羌塘草原深处。海拔4500米的高原沉静得像刚临盆的产妇，幸福而又稍带点疲惫，青稞和油菜籽已经收割了，牛羊正在拼命进食，为即将来临的冬天储备能量。那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湖泊，乃曰羊错、莲错、班麻错、拥错、懂错、同错、崩错、江错、达如错，恬静犹如处子，湖水像少女的心，深沉不可捉摸。雪，快来临了。

这群湖泊中，巴木错面积较大些，它是纳木错亲密无间的姐妹湖。深邃的湖水，波澜不兴，山峰倒映湖面，清晰得如同是倒映在镜子上，更显得湖水的平静安宁。巴木错虽然没有纳木错那样色彩斑斓，湖的形状没有纳木错变化多端，但它安静，安静得能听得见湖的呼吸。我们不忍惊扰它的宁静，就像不敢搅乱少女春梦一样，静静地从它身边经过。

纳木错是藏南与藏北的分界湖，北岸草原特征显著。我们由东一路向西行，湖的形状与色彩逐渐发生变化，移步换景，一步一景。皑皑雪峰广袤无垠，洁白的云团低罩山头，与白雪交融一起，分不清哪是雪哪是云。湖水随日影转移而发生深蓝、浅蓝、墨绿、黄绿的变化。我们边走边看边拍，渐渐的，圣象天门到了。

过去，圣象天门很少有人能够到达，只有搞户外越野的“驴子”，才愿意铁着心在荒漠的无人区蹚出一条路来。

按照藏族习俗，藏历马年转山，藏历年转湖，我们到达的那年，正好是藏历年，当地政府为方便藏民转湖，从当雄县到班戈县开通了班车，又环湖修了一条砂石路，方便了我们进入纳木错北岸秘境。

圣象天门是一块酷肖猛犸大象的巨大岩石，岩石在远古时候可能沉没在湖底，经过千万年的冲刷，岩石的一端形成一个圆形空洞，被鬼斧神工雕琢成一头猛犸大象。大象浮出水面后，侧身横挡着纳木错湖，像忠实的勇士日夜守卫自己的情人，人们若想走近纳木错，必须从圆形石洞门穿过，穿过圣门，就通往天堂。

观赏圣象天门，可以多角度，但最好的角度有两处，一处就是走近它，近距离观看它的惟妙惟肖；一处就在它斜对面的悬崖上，远看它的卧波姿态。猛犸象近处的缓坡上，大大小小垒着许多玛尼

堆，衬托出大象的神性。藏人喜欢在自己认定的神圣地建造白塔、垒玛尼堆，他们相信，这些石堆有超自然的灵性，会给他们带来吉祥如意。坡面上有一处寺庙废墟，废墟内侧布满洞窟，洞窟四壁被烟熏火燎得乌漆抹黑。寺庙不知道建于哪年，毁于何时，不过，这些都已经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它告诉我们，这里曾是藏传密宗的圣地，千百年来，无数高僧隐士前来清修，他们的灵魂，在此升上天堂。

在天堂门口，巧遇几位藏人，主动与我们打招呼，与之交谈，知道他们是来转湖的。藏族是一个充满神性、心怀虔诚的民族，他们觉得自己是带着罪恶降临人间的，必须不停念“唵嘛呢叭咪吽”六字真言大明咒，念一遍，救赎一个罪恶。藏人手上、身上都戴着佛珠串，那不是用来装饰的，而是用来记录念经遍数。手上转经筒里装着大明咒经卷，转一圈，相当于念一遍大藏经，而寺庙里大转经筒每转一圈，就相当于念百遍大明咒，转一圈神山圣湖，则相当于念了12年经文，经文诵得越多，获得的果报就越多。难怪我们一路上看到很多转山转湖的藏人。

这几位藏人告诉我们，他们转一遍纳木错湖，需要七八天，饿了，吃几口自带的干粮，困了，和衣躲在避风处歇歇，身体虽然困乏，但心灵却得到安宁。正说间，又有一群转山转湖的藏民过来了，浩浩荡荡一大拨，看上去像是一个大家庭，从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老人，到包裹在襁褓里的婴儿，都身着鲜艳服装，手里摇着转经筒，嘴里念着经文，从我身边鱼贯而过。看着他们虔诚模样，听着他们喃喃低语，虽然分辨不清说什么，但我感到，那是信仰从血管里流淌出来的声音。

望着转湖信徒远去，我们攀上湖边悬崖峭壁，从另一个角度观看圣象天门。在海拔4800多米的高原上，看着悬崖也就离我们几十步的高度，可每向崖顶接近一步，都要停下来大口喘气。及至攀上绝顶，四下环顾，禁不住地尖叫一声：纳木错最险峻的悬崖就在我脚下，西藏的终极美景就在我眼中，蓝天、白云、雪山、圣湖，所有的一切好，就在我面前。苍鹰在天地之间盘桓，我无法分清面前何为天何为水，幻觉中，仿佛站在辽阔的大海之前。向远处眺望，高大的念青唐古拉雪峰，屹立在天地之间，倒映在蓝宝石般的湖面，渐渐幻化成一幅幅画，一幅幅一看就让浮躁的心安静下来的画面！

我想起仓央嘉措那句诗：“纳木错湖等了我多少年，我便等了你多少年。”他告诉我们的，和我急切想告诉每一个人的，是对纳木错无以言说的爱，是永世轮回的爱情。

葵花，我脑海里浮现出，金色的花盘。如果人可以选择定制一种花的笑容，我会把自己的笑容定制成葵花的样子。

向日葵

□低眉

草木物语

向日葵是一种有点悲催的花朵。象征意味太浓烈。活成了一个意象，一个被凝结在寓言里的人。

这不是向日葵的本意。都是人强加给它的。这些强加给它的意义，它自己本身并不知道。每天还是活得劲抖抖。一大早，就昂起自己的头，王冠一样的花盘，骄傲地，向东方。跟随着太阳的移动，向南方，向西方，量子检测仪一样精准，它向着太阳。然后，垂头。然后，夜幕降临。融入黑夜的黑，仍然能看得出一株植物的样子。

在海边，向日葵被叫成葵花。这很好。把它向日的属性剥离开来，还原成花

的身份。它原本就是一种花嘛！葵花，我脑海里浮现出，金色的花盘。如果人可以选择定制一种花的笑容，我会把自己的笑容定制成葵花的样子。骄傲，金黄，灿烂，毫无保留，没有一丝阴影，金子一样，亮瞎你的眼。它甚至不可以形容，也不可以说它只有明亮。它真的是灿烂的，没有一种花朵，比它更灿烂。即使是牡丹这种花之皇，或者菊花这秋天的花王。要论起灿烂，葵花肯定第一。

葵花苗出来的时候，很小，顶着葵籽壳。慢慢向上长，是规规矩矩的人，绝不旁枝错节，剑走偏锋。笔直直一根，标致致，挺拔娉婷，一副端庄大气的健康样子。它能孕育出葵花这样灿烂不拖泥带水的花朵来，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，众望所归。

小学的画画课，画得最多的，就是葵花。葵花是最好画的花朵。一根杆子，两片大叶

子，截几个点点，算是叶子上的刺。一个大圆，横着画几个圆弧，竖着画几个圆弧，注意间隙一致，在这些圆弧和圆弧制造的不规则菱形里头，点上一个个点，算是葵花籽。花盘外头画上瓜子一样的花瓣，涂上花瓣的黄色，花秆的褐色，葵花籽的黑色，葵花叶的绿色。一株葵花就画成了。

画了那么多的葵花，我们并没有成为梵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小时候，我们不懂燃烧的真谛。也不懂，如果鲜黄衬以亮蓝，将会出现一种光与色的交响，这由颜色交响出来的声音，又传达出怎样的一种人生况味。稍微懂一些的时候，翻翻梵高的向日葵看看，发现每一朵花瓣都焦虑不堪。所有的花瓣，不是卷着，就是皱着，要么就是扭曲着。仿佛被时间压迫过。仿佛承受光，也会负重不堪。疯子一样的花瓣，海边的乡下没有这种葵花。只有梵高的心田才有。



文明发展至今，最显著的一个成果就是使语言越来越富于技巧。

说废话

□维愚

音乐私语

周五早上，在单位门口买早饭偶遇领导，一时间，我和他都有些不自在。大早上的，都没醒明白，饿，冷，分不出多余的精力寒暄。该怎么开口，我都想好了，甚至接下来对话将如何发展，我也能知道，可正因为知道，才更开不了口。

“主任，买早饭啊？”

“嗯，买俩包子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也买早饭呢？”

“嗯，买杯豆浆。”

——没有任何有意义的信息，相当于废话。熟而不亲的人之前，开口能讲的，尤其张口即来无需多犹豫的，大多是此类内容。不想讲废话，便只能暂且避而不见。

回去的路上便琢磨，“废话”到底是否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呢，还是有所抑制？人们把相当比例的交流时间用于说无关的废话，或为铺垫正题，或为填补尴尬，或为顾左右而言他，总之，在各种情形下，人们说各样的废话。有些是浪费时间，有些是必需，有些则看似无用实则必要。

比如早点铺前与领导偶遇。所谓“有用的话”无非工作相关的种种。生活琐屑是不算数的，一来太“有用”的内容涉及隐私，不妥；二来不涉及隐私

的话题——诸如孩子上学了否，菜价涨了没——大多就是废话。社会话题也属于“废话”的一类，一切纯感叹而提不出切实修正意见的讨论都是无意义的，一切无法实际实施与验证的修正意见也都是无意义的。普通老百姓对政事的热情，与隔壁邻居私生活的热情没有太大区别。如此说来，和领导、同事能聊出口的，除废话外，还真的只剩工作。然而饿着肚子谈工作着实残忍，更有可能不小心溜出一句抱怨，实在是无事生非。

假如人类不说废话，沉默必将成为社会的常态。让人们变坦率是不可能的。文明发展至今，最显著的一个成果就是使语言越来越富于技巧。人们发明了各种社会潜规则，名曰“礼节”，或“社会风俗”，就好像亚当和夏娃身上的树叶一般，文明程度越高，羞耻心越重，树叶越多。或许是文明背后的“真实”实在是不堪展露。为了应付这种种潜规则，人们学会了各种遮掩真实意图的方式，其中最常见和便利的一种，便是各种拐弯抹角的话术了。

直抒胸臆会使文明人惊愕，浑身不舒服，甚至产生纠纷和争执，最糟的可能引发混乱与战争。文明社会的秩序并非建立在公约、法律和明文条例之上，而绝非哲学和逻辑学之上，而是感性的，缺乏逻辑的，盘根错节的潜规则之上。这些潜规则隐藏在一切明文的规定与公约之下，如同浮动冰山水下的部分。

说谎也是不对的。谎言在某种意义上也是“真实”。至少它能指向真实。

所以除了沉默，我们只能说废话。

人生如同春梦，你以为前方已是山重水复疑无路，却在预料不及的拐角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。

坐听荒城长短更

□江徐

坐看苍苔

赵朴初有诗云：“七碗受至味，一壶得真趣。空持百千偈，不如吃茶去。”喝茶的乐趣源于何处，那应该是见仁见智。

我认识一个人，他年少时辍学出家，一年后又因某段因缘还俗成了家。这一年当中，他有机会阅览佛典经文，在此浸染下形成虚空随缘的人生态度，多年来，闲散度日，疏懒成性。

也是在那个阶段，这位朋友养成了喝茶的习惯，沿袭至今。水，一定要矿泉水。除此之外，他概不讲究——徒手捏取两撮茶叶，往烧水壶里一扔，把开关一揿，随它去烧。烧开了，拎起水壶，倒进杯里。杯，又随便是什么杯。

想起这一节内容，是因为读到苏东坡的《汲江煎茶》。“活水还须活火烹，自临钓石取深清。大瓢贮月归春瓮，小杓分江入夜瓶。雪乳已翻煎处脚，松风忽作泄时声。枯肠未易禁三碗，坐听荒城长短更。”

公元1100年，苏东坡已是花甲之年，还生活在辽远荒僻的贬谪之地儋州。不过，他刚刚接到了朝廷遇赦内迁的诏书。他原本已做好老死儋州的心理准备，不成想还能在有生之年重回内陆。不管怎样，这总算一则好消息。这首诗，就是写于这种背景下。

人生如同春梦，你以为前方已是山重水复疑无路，却在预料不及的拐角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。

有一天夜里，苏东坡先生兴之所至，很想煎一壶茶水，以此度过漫漫长夜。怎样才能煎得一壶好茶？

一要活水，二要活火，两者相得益彰。为了这口活水，苏东坡先生“自临钓石取深清”。南宋诗人杨万里非常喜欢这首诗，用“一篇之中，句句皆奇。一句之中，字字皆奇”来赞美。在他看来，这首诗的第二句写出五层含义，也道出烹茶的要领：水要清；而且是深处清澈的江水；所选的位置是石头底下，因为那里的水不含泥沙；石头还得是垂钓之石；汲水这件事，由东坡先生亲力亲为。寥寥七字，写出煎茶人的一种讲究态度，也是赋诗者的一份闲情。

从苏东坡先生不少诗词可以看出，他是一一个入眠困难的夜猫子，以至于为他写传的林语堂称他为月夜游荡者。而这一夜，汲水，玩月，煎茶，观茶，听茶，之后独自饮茶，一杯一杯又一杯，想必更是毫无睡意。夜已深，茶渐冷，他却依然“坐听荒城长短更”。

用当下流行的句式说，先生听的不是更，而是寂寞，是潦落，是东飘西荡几经贬谪的宦海沉浮，是天南地北漂泊斗转的九死一生，是人生如梦生离死别的悲欣交集，或者是已灰之木与不系之舟的从容自在，随遇而安。

总之，尘世一切都已成为过往，正在成为过往，也即将成为过往。就像炉上的茶水，之前还是沸腾滚烫，赴汤蹈火，终究趋向灰飞烟灭，冰凉如霜。

在这之后，天容海色，云散月明，苏东坡终得南渡北归，走走停停。一年以后，他在常州仙逝。

人走，茶凉。火灭，灯熄。而苏东坡的赤诚之心如同朗朗明月，映照在江中、瓮中、瓶中、诗文中，每一双掬水的手掌中，每一颗喜爱宋词、遥望孤月的文心中。